

2011年,年近六十的金宇澄在弄堂网独上阁楼,开始写《繁花》。当年的小秘密现在差不多家喻户晓。《繁花》不算上盗版,已经印出近百万拷贝,令人目瞪口呆。五年多过去了,弄堂网开关关,另有一个作者受到启发,以隆巴耶的

发,以隆巴耶的两名号写长篇小说《朝霞》,在《收获》发表时署名吴亮。

《繁花》一出,朋友们的面孔上都有点笑嘻嘻的样子,用祝贺金老师的发表、获奖等名目频频以私款会餐。笑谈阿宝、陶陶、梅瑞,谈轧姘头,谈老金画地图。这笑各有不同,沪上的男作家一向受女作家的高压,一提到文坛就是阴盛阳衰,现在可以伸伸腿了。说来也是,男人比女人更热衷于谈《繁花》,而女人在闷头阅读,不响。

也有例外,凡有烟花处必有毛尖,毛老师从金老师的“荷包蛋法式”谈起,写得脍炙人口。那么多人评论过



成绩与成就

刘诚龙

最近又闻中小学生减负,对于学生时代的成绩是否必然与成年后的成就挂钩,我们确实应当有一个客观的认识。

1898年,鲁迅十七八岁,参加县上秀才考试,据说这回考试,绍兴县被录取人数有500多名,鲁迅位列第几?不但没进前三,前三十都没进。

张中行老先生所著之《负喧琐话》写有“鲁迅先生屈居二百几十名”。位列第一的是马一浮,马公少年才俊,论年纪还小鲁迅先生一岁,在绍兴有神童之誉。

马一浮是状元,无异议。但鲁迅在这次考试中,名次排列出入很大,还有一种说法是鲁迅二弟周作人所记——他是这次考试当事人:“戊戌年十一月初六日,我同大哥往应县试……会稽凡十一图,案首为马福田,予在十图三十四,豫才兄三图三十七”。

鲁迅这回着实考得不坏,但也不能说考得好。鲁迅所考,只是县考呢,若是乡试省考呢?若是殿试国考呢?县里之状元都没拿到,莫道去省里排名,去全国争座位了。鲁迅考试成绩并不理想,与其后来之文学排名相距甚远。

中了状元的马一浮,曾与梁漱溟、熊十力合称为“新儒家三圣”于古代哲学、文学、佛学,无不造诣精深,又精于书法,合章草、汉隶于一体,自成一家,丰子恺推崇其为“中国书法界之泰斗”。马公名衔甚多,帽子亦高,但若是与鲁迅比,还是矮了一大截。张中行老先生比较高周马,谓其名气差距是:“鲁迅先生是家喻户晓,马先生则名限亲友弟子间,并将渐渐为人遗忘。”

鲁迅先生当年的考试成绩尔尔,之后名气却渐渐盖过马一浮。张中行先生分析其中的原因是,“后来两人走了不同的路,鲁迅先生是‘革命维新’,马先生是‘仍旧贯’,因而声名就大异。”

马公与迅翁,其名气大小,源自保守与新进?读书时节之成绩与终生求进之成就,说来也是很相关的。马公县考中状元,可证其智力超群,智力高者,干想干之事,事功肯定大些。出生智力与人生魅力完全等同吗?也不是。马公之后,有“榜眼”,有“探花”,排鲁迅前的,更有三十好几个;排其弟周作人前面的,更有几百人,他们后来的成就孰可与周氏二兄弟比?

一个人的成绩与成就,是有点相关的一件事,不过并不完全挂钩。其道路之选择,自是一因,方向对了,只要坚持走下去就会离目标越来越近。而在成绩与成就之间,还需要长时间的不懈努力,鲁迅说“哪里有什么天才,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写作上了。”

读书时节,你不在乎成绩?那是不行的;读书时节,你只在乎成绩?那肯定不行。成绩体现知识,成就需要知识,更需要综合实力,由成绩到成就,需要知识,需要智力,更需要耐力。一个人之起跑线有多长?再长也不过十几年,起跑线外,便是马拉松了,人生马拉松将是多久呢?马拉松不光看爆发力,更看耐受力,只有将学习变为伴随人生的习惯,才有可能跑赢。

所以,没必要为成绩好沾沾自喜,也没必要为成绩差忧心忡忡。人们看人生,不光看你最初的成绩,而要看你最后的成就。



了,吴亮曾提议我跟金老师谈,被我拖到今天不仅没谈成,还又看到阿城先生也加入了,谈的是自然主义,话题是从金宇澄写父辈的新作《回望》切入。

《繁花》和它的作者有许多入口,方便大家任意谈谈。

回望《繁花》

陈村文/摄

我想说两句的是《繁花》以及《朝霞》的生产方式。金宇澄认为这是这个

写作的方式鼓励自己完成这部小说。不说狄更斯、鲁迅,从网络文学算起,这种方式已经存在了20年。但网络文学跟传统文学是分道而行的,网络文学的大宗是类型小说,类似说书,一章一回地讲,作品有很强的指向,大江东去地奔一个目的地。而《繁花》不是河流,是一片漫滩,沼泽,湿地。繁花劲放,无法分辨哪朵花最要紧。这是说,网络上的写作可急功近利,也可散淡从容。我们习读的长篇小说是西方发明的,西方小说从戏剧脱胎而来,因而强调戏剧性,要起承转合,最后“匡汤”一个高潮。最中国化的小说《红楼梦》是一部有头没尾的作品,像是什么都说到了,



了,细看什么故事都没写完整,还有劳他人来续书还给读者一个高潮,有累后人帮曹雪芹将天香楼的韵事补充完整。他们是不是自作多情了?

我相信曹雪芹写《石头记》时,朋友们是争着先睹为快的。这种方式跟后来的在家长秘密试验核武器,等大家看到已是一朵蘑菇云的方式意趣不同。《繁花》的生产方式更像魔术,当你的面七弄八弄将戏法变了出来,也像工匠营造,让你看到手势,眼看一团还泥成了紫砂壶,一根木

头生出一堂家具。更像今天的妇女,当众人的面涂唇描眉,网上直播,认定这有可看性。这个营造过程中,有彼此的亲密亲昵在了,有眉目传情和私相授受。当曹雪芹的朋友多好啊,可以陪他十年看着《石头记》慢慢水落石出。可以一次次饭局中谈那里的小男小女。

这张照片拍于2003年12月,那时我还在用胶卷拍照。金老师在走向毛老师写的荷包蛋、走向繁花的路上。他似笑非笑有点蒙娜丽莎的意思。

羡慕朋友们还能在父母身边承欢膝下,这也是一种福分。

人与人的相聚皆是缘分,能做一世的父母子女,更是难得的缘分。缘分也终归有尽时,趁缘分尚在,多多珍惜。

有福之人,对父母,请多一点宽容和体贴,也多一点陪伴和照顾。而我们这些浮云游子,能做的也只是安排好自己的生活,让父母安心。也只能在异国他乡的月圆之夜,书写下一缕牵挂和思念。

诗人余光中的《乡愁四韵》写得入木三分,“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,母亲一样的腊梅香,母亲的芬芳,是乡土的芬芳,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。”浅吟低唱之时,就仿佛闻见江南冬日的腊梅香,念起我那在长江之畔白了鬓发的父亲母亲。思乡,思念的实在是家乡的人啊。

于是,我做出了一个很大的决定,和先生儿女一家四口,把家,又搬回了中国。

前些日子,认识了一个来美国不久的朋友。她告诉我,到美国一个月后,她妈妈就在国内突发脑溢血,去世了。她匆忙赶回国,也没能见上最后一面。回到美国后,有一个月的时间她每天都在哭。

朋友是在一次华人聚会上说起此事的,当时在场的人都唏嘘不已,有人已在暗自拭泪。因为这样的事,并不是特例,大家心里大多有着几道这样的暗伤,不敢轻易触碰。这就是出国在外的中国人的尴尬和悲哀。另一个朋友,因为学习工作生孩子的缘故,已经有八年没回国。他的父母三次签证被拒,无法赴美。今年夏天,他终于可以回国待两个星期。还有一个朋友是独生女,前年她妈妈查出乳腺癌,而她爸爸因此得了严重的抑郁症,需要住院治疗。她带着四岁的女儿回国,照顾父母几个月,还得回来完成博士

学业。这两年她就一直这样国内国外地奔波,疲惫不堪。

三毛有篇文章《守望的天使》,是关于父母之爱的,我年少时读过,和文中那个懵懂的孩子一样,完全无感。二十八岁

床前明月光

燕超

时,与父母隔着万水千山,偶然翻到此文,读后泪流满面,至今不敢再拿起。因为我也已经长出了翅膀,离别,意味着亲情的缺失和遗憾。

有时听朋友诉说对自己父母的种种不满,我总会劝他们,人无完人,没有完美的父母。我们自己也已为人父母,我们做父母同样不能尽善尽美。每次回国见到父母,都发觉他们又苍老了几分。想起他们已是风烛残年,老病相催,我就不由自主地害怕和抱愧。现在最怕听到的一句话是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,不忍听,不敢想。我



手头有一张碟,西班牙电影《重新开始》,此片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。电影有一个诗意开场:整个画面先被蓝色的天空占据,接着摄影机下摇,呈现一个全景——隐隐的远山,参差的房屋,然后摄影机缓慢横移,镜头里依次出现吊车、铁轨、火车……这是西班牙西北部城市希洪的一角。很快,我们就会随着一个老人的主观镜头,看到这个城市更多的景色;我们会跟着老人的脚步,在这个城市游荡:久远历史的老建筑、河上流动的船、海边嬉戏的人、破旧颓败的街道、空阔的足球场……很显然,老人带着怀恋、追念、回忆,目睹着这一切,这所有的景致,必定蕴藏着老人的旧梦,令他难以忘怀。

事实确实如此,这个叫阿尔巴拉哈的老人,四十多年前,在西班牙内战时期离开了祖国,现在美国旧金山一所大学教书,他也是一位作家,曾获诺贝尔文学奖。在他身患绝症、生命最后时刻,回到故乡。这不是一部充满新意的电影,但诚如导演何塞·路易斯·加尔西所说:“我就是单纯地想展现一个文人的情怀。”这个导演,最早为杂志写影评,也担任过电影杂志主编,他在电影剧本编写上,卓有成效。本片在大量古典音乐背景下,舒缓、浪漫、柔情,充满巴洛克风情。在诗一样的格调中,我们可以看到导演对故乡、生死、友谊、爱情的诠释。这是一部洗涤心灵的电影。

老人去过几十年,为什么突然回国。他给他的发小“红头发”说过这样的故事:他在美国有一个智利朋友,有一天智利朋友说到他的祖国,祖国的山水、祖国的人民,他所出生的那个小山村,他小时候洗过澡的那条小河,然后唱了一首智利流行歌曲,突然倒下了。在远离故乡的人心中,故乡永远占据重要的位置。再看生死,老人没有悲切,只想在几个月的时间中,完成自己想做的事,比如写完小说。他感叹活着真好,只有生命无数的人发出的感叹,才显得如此真切、震撼。他和那个“红头发”的友谊,谁看着都心里温暖。当年在足球队一起踢过球,和女友埃伦娜相恋爱,“红头发”是见证。如今,知道他不久于人世,“红头发”脸上写满悲哀。分别时,“红头发”那一句:“确定不用我一起去吗?”然后,互相拥抱,令人动容。

当然,电影着力描绘的还是老人和埃伦娜的爱情。几十年前,他们是清纯、害羞的少男少女,打赌、跳舞、初吻;几十年后画廊重逢,那一句从前的“名言”:“这件事事关生死……”又把他们联系在一起。只是物是人非,老人有了自己妻子和儿女,虽然和妻子分居;而埃伦娜也曾再次和别人坠入情网,尽管那人已经去世。在老人远离祖国的漫长岁月里,老人每写一本书,都会想起埃伦娜是否会喜欢,她出现在老人每个字、每个句子里;而在埃伦娜的心中,总会想起这样的画面:远去的火车隆隆开过,每个窗户都亮着一盏灯,而阿尔巴拉哈站在埃伦娜的身后,深情地叫着:“埃伦娜。”

他们现在可以以偎依着走过街道;可以手挽手地一起去海边;可以驱车驶进山里;可以在木屋前做“怪样”拍照;可以坐在石桥上喝咖啡;可以讲一段神话故事,故事里恋人分享彼此的爱,并分别化作只有一个树干的橡树和菩提树,变成永恒……

导演在描绘这段爱情时,找到了热烈和克制的平衡。片尾,他们再一次告别,谁也没有挑明,或许这一次是永别,但彼此心知肚明。在他们热烈的拥抱里,蕴含着悲伤和不舍。埃伦娜送给老人礼物,老人回美国后打开,竟是初恋时他送她的唱片《重新开始》。封套上有四十多年前他给她的题词:“致我的挚爱埃伦娜。”也有四十年多后她给他的题词:“谢谢你这些天让我度过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。”对于他们来说,这是他们所共同拥有的最珍贵的纪念。



突兀有清思。”有人说自己是怎么学习经典的:“起承转合从天籁,平仄调和仿大师。”又是如何渐入佳境的:“仄平难锁胸中磊,对仗无妨肺腑奇。”有人说自己是怎么入会的:“良朋携我入诗门,别有洞天寻本真。”又是如何期待未来的:“结识贤能增学识,遨游文苑领风骚。”有人道出了自己的焦虑:“吟哦日浅韵文疏,人会登堂愧艺粗。”有人倾诉了创作的艰辛:“推敲平仄索词句,常是搜肠夜不眠。”更有人表达了成功的欣悦:“佳句得来心自喜,恍若登山达峰巅。”尽管他们的经历很不相同,但“盛世应多骚客出,春风杨柳又逢时”的理想是一致的。

每年春天的新会员茶话会,气氛都是暖暖的;每位新会员说的话、吟的诗,意味都是悠悠的。我想,正是他们道出了对诗词的爱,更道出了拿什么来爱。为什么爱呢?天然的兴趣是第一层原因,真诚的敬仰是第二层原因,继承与创造是第三层原因。拿什么爱呢?感性是必须的,理性是必须的,感性和理性的融合更是必须的——快乐着并思考着,创作着并研究着,奉献着并收获着……

这是一位可亲可敬的老人,满腹诗书学问,为人却非常谦和平易。

十日谈

风云诗会

诗词,我们拿什么来爱你

胡宇锦

作为晚年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;中年会员注重对传统的继承,他们认为诗词典雅高尚,应在延续文脉的前提下作出新的创造;青年会员大多表示对诗词的倾慕,他们觉得诗词是汉字最美的表达方式,是当代年轻人最好的表达方式,包括生活、事业和爱情在内。尽管他们所说重点不同,但对诗词的爱是一致的。

新会员们不仅说,而且吟,纷纷用自己的原创作品表达上述思想和感情。这是茶话会的最精彩处。有人说自己是怎么爱上诗词的:“从来爱读古贤诗,上口朗朗诵可持。”又是如何写上诗词的:“字面寻常成妙句,心头

每年春暖花开时节,上海诗词学会都会邀请去年的新进会员,聚在一起,品茗叙谈,谈自己的创作或研究、入会后的愿望和要求,谈对诗词的理解与认知、对学会的建议并期待……茶话会的形式虽然大同,内容却非小异,不同年龄、行业、文化背景的人抒直言,听心声,见性情,诗意和理趣齐发,情感与思想共生。

通常情况是,茶话会的前半小时,由于彼此不识,大家略显拘谨;渐渐地,当话题从自我介绍转到诗词之美时,气氛就活跃和浓烈起来。这种气氛越来越活跃,越来越浓烈,于是素昧平生的人们仿佛成了相见恨晚的朋友,甚至有了早已结识的老友。我想,这不能不归功于诗词温暖人心、维系人情、沟通人思的魅力,也即孔子说的“诗可以群”。

上海诗词学会成立至今已三十年了。三十年来,学会通过创作、研究和普及三条路径,努力把中华诗词的优秀传统继承下来、发扬开去。为此,学会不仅邀请诗词专家加盟,更是吸纳社会各界的诗友参与,尽可能地推动当代诗词创作从圈内向圈外、从小众向大众拓展。近些年来,申请入会的人数逐渐上升,其中年轻人明显增加,无疑是诗词文化环境向好的兆头——诗词的鉴赏者和